

處州府志

ル 5  
1573  
26



門名 5  
第 1573  
卷 26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處州府知府元和潘紹詒重修

藝文志中

文編三

唐元宗御製葉尊師碑

朕聞軒轅三皇之盛者尊廣成唐堯五帝之盛者師尹  
壽夫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守之七日又守之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是道也入水不濡蹈火不熱嘯叱風  
雲鞭笞魘魅無方而後進物是神也神則惟變道亦旁  
通苟得其人抑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師諱法善字道元



自諸梁食沈是謂葉公邑亦如之因而命氏則昔爲南陽人也曾祖道興祖國重父慧明贈歙州刺史賁邱園者一貫吾道食舊德者百代可知故名溢宇宙之中身在江海之上則今爲栝蒼人也至隋大業歲在丙子法師是生凡六百二十四甲子洎我開元歲在庚申形解升雲則春秋百有五矣其生也年長而色若孺子其化也委蛻而神則默仙嘗從朕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藏察無象鉤致不測若言匡國輔主鼓舞發揮焉朕可推而尊之不可得而臣也其始終出處之迹可得言者初師七歲涉江而遊迨及三年人以爲溺及還問其故則

曰二童子引之憇於華堂峻宇咽靈藥吸雲漿太上鎮之是以畱也十五中毒死又見昔青童曰天台茅君飛印印腹其始殊悶絕良久豁如師以靈應感通殊尤若此遂乃杖策遊諸名山遠訪茅君而遇嶽骨上起目瞳正方冰雪綽約媯焉微笑曰爾來乎爾名已登仙格身逢魔試故此相救宜勉之當以輔教爲意無汲汲於去來由是更於青城趙元陽受遁甲步元之術於嵩高韋善俊傳八史雲躋之道宴息於栝蒼羅浮往還於蓬萊方丈靈圖秘訣仙符真度寶籙生券冥感空傳臨目而萬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潛泳水府或飛步火房

或刮腹滌腸勿藥自復或剝腸刮膜投符有加或聚合毒味腹之自若或徵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羣鬼奔走衆神若陪隸也故海內稱焉千轉萬變先朝寵焉一書三接朕在藩邸屢聞道要及臨寓縣虛伋昌言奸臣寓謀凶醜潛迹未嘗不先事啟沃亟申幽贊故特加紫綬以大公侯之門而確固黃中不承軒冕之貴可謂德博而施道尊而光者也適來無迹爲夫子之時邇去無悵爲夫子之順歲在鶉尾月鶉火是時反真懸解翊日追贈越州都督踰月歸藏於枯蒼之山免朝章從其志也先生幼有奇質長標特操神照體外骨秀形表故萬先

生日之日子書成仙格方自仙宮吾將及爾爲同僚也信哉易曰君子或出或處出者無山林之逸處者無軒冕之貴雖道同則應而迹異難兼先生養神太和觀妙元牝君子或處之盛也金印襲貴紫綬方來君子或出之盛也非夫道臻博大德合神明其孰能與於此也故於王室則承恩者五代當朕時則傳道者數人皆曰宗師無間然矣夫爲文者紀其實稱德者尙其訓先生知余余實不述試寓言而無愧可披文而相質銘曰忽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瀏然莫不入焉百昌之源萬化之泉於此觀妙實云列仙列仙伊何銷化卻老觀妙伊何

慶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三  
豈假至道旁通幽贊神變靈造淫祠厲階無隱不討討  
逆輔順功就佐時藏往察微業與神奇章綬加等方來  
不欺視緣若遺恍然我思大有元吉黃中通理默仙委  
蛻元達無已葉縣鳧飛遼城鶴止元風盛烈鬱乎千祀  
開元二十七年歲在己卯爲葉仙卿作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  
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問處  
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  
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

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皆親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  
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耄免縱理人  
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  
請於廟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  
年之班綴久於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  
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旬日長而鉅柏之亭亭  
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  
以部使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  
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  
具而以爲之兆也耆卿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

慶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覆翼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  
束縛千兔未白此惻矧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  
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序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  
祝體有規體今將爲規乎尙何規盍亦不以規而以祝  
乎秋浸疎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  
燠未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脈再祝曰上方禮羅洪碩  
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  
入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尙伏泥塗望  
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再祝  
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古體也嘉定

戊寅八月望門人天台陳耆卿序

黃君墓誌銘

陳耆卿

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  
監州詹公以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  
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  
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誥自誥至允  
章三世咸有祿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  
封承奉郎十萬子楫中第不覓舉以通直郎老於家君  
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恥爲章句師旣冠薦第三  
明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尙

少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勦是吾始貰汝賊有鐵彈子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歉歲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每觴客胥卒供煩費旋以追逮文移暗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甯餓死不敢太守聞爲請俸去之日不持一錢以歸尋令上杭嚴吏而寬民緩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投牒卽理未可責育莫奪

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蓄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主鬻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寃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於法賦始平方將脈縷源流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洎謁入見君竟曰据案問有暇乎曰無能強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腴竟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明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

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蚤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蚤矣夫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蚤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而澁泪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磨以學凡同學諸老生咸謂君久且大君仕竟天兄未官扶通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凡予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傳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鸞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逆風吹汝繫弗騫豈獨汝泣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跖不博天回賢嗟哉澤民卧幽阡光氣不沒珠藏淵

戰國策注自序

宋鮑彪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



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尙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疎畧無所稽據註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

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總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

明劉基

至正十六年季春予自杭歸處父老率子弟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曰往微公吾聚爲墟今微公吾屬爲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

曰然夏五月豪酋納欵父老又率子弟造於庭曰石抹公邦家之干城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鮮不念覆育恩惟公有大造於我州曷以報公願繪像於祠且勒石紀功用示於州子孫弗忘請爲之文予謝弗能父老復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威德旣協於遠人旌庸錄勲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弗敢辭按公姓石抹氏名宜孫舊爲契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世祖皇帝滅金四世祖昭毅大將軍受命南伐克襄樊定爵三品爲沿海萬戶佩虎符鎮處州婺由是居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

大得軍民心數歲以爵讓於弟而退處天台山中十一年福建妖賊入龍泉處婺大震憲司翹起公征討公至龍泉募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爲應賊遂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甯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叛行省憲司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賊不敢登岸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道官防賊賊請降率其屬往衛漕運妖人黃草堂扇動黃巖民以報讐爲名聚衆構亂公收其渠酋六人斬之餘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黨皆散台州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屬縣皆有賊  
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率師進討至寶  
定而黃壇賊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寶定自  
將麾下還城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  
東城中留者不滿數百又大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  
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衆乃齊奮賊不敢渡時沿  
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汝輩能破  
賊吾當原汝罪皆拜曰諾卽渡水擊賊賊敗走明日退  
去處舊有城壞不修遺址蕪沒會縉雲叛從賊焚婺之  
永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四面戒嚴議浚湟渠築城

而倉庫盡空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民俾效  
力輸貲咸無違審勢相方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  
右無容私由是雖勞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衆討縉  
雲賊中途不進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其意卽  
召與計事縛斬之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矣民大驚以  
爲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  
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  
緝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悉遵公行於是七縣  
豪酋相繼納款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爲文墨交彬  
彬儒者也及其臨事遇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

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期月而功效若是使得制方面專且久盜賊何足平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述輿情而頌之頌曰

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彌遠彌光公載世勲來鎮一方佩符桓桓出師泱泱謀先鬼神雷行電翔鋒旗所指百怪走藏既剪我棘爰固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牆雪霜我膚公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饗有聚弗睽公賜溥將民愚而靈羣祝孔祥祝公於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蔣蔣於千億年悠哉勿忘

劉禹疇行孝傳跋

劉基

後世之所謂浮圖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以故不待驅而自赴浮圖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支致其罪以告免

於木偏土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  
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犬豕蛇  
蟲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  
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  
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  
又謂婦人之有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  
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與人必有母將舍  
其母以獄人之母與將弁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  
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法二  
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

天地者帝也彼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姬姬若  
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  
援之使有罪者弗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  
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  
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  
劉子之不多也故爲之言以寤夫知愛親而不知道者

菜窩說

劉基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  
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  
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

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俯濠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巢場是蓋比如束鍼鏃若攢槍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鼈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於其中墜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蠹蝟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爲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

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菓鬱秦杏周漆柿桃李榘琬容琰質椅桐栝柏堅續有瑟柱椒黃檗吐芳馥秘木瓜楹梓諸蕪葛芴叢蔓轆轤彼擎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憊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忤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然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

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  
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  
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  
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  
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將種菜而鬻焉尙庶幾哉可  
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  
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  
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  
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犒一  
特二鋤其萊蕪芟去奧葳拔其芟杜阜翳繹而地之穿

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  
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蒔穉舉肥根  
莖實黃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日而東  
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  
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  
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賤  
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  
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菜  
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  
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

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彊也物太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

以薇微斫瘍也斫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芎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莘莘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



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  
永懷怡然而自善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  
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爲吾誌之  
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請更定賦役疏

明 鄭秉厚 遂昌人

爲議賦役以齊一國法事查得洪武元年定賦役法至  
十四年編定賦役黃冊今已二百年於茲賦法尙仍其  
舊而役法更張已非一處蓋繇法行之久弊難必無而  
行法之人又不皆善審均徭也則賣富差貧如斗級庫  
子之苦差動費數百兩其用里長也則輪班值日如供

應夫馬等項日糜幾十金民不聊生閭閻愁歎而後當  
事易爲一條編之法會計正辦雜從各項糧差而已實  
在丁糧總派之內徵之於民惟有銀差而無力差用之  
於官惟有催役而無差役貪官墨吏無隙可害於民富  
戶大家有賴以保其產不可謂非一時救弊之良法矣  
但天下事勢此重則彼輕有利則有害一法之立者一  
弊之生也舊弊之革者新沴之滋也唐臣陸贄有言凡  
欲救其積弊須從致弊之繇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  
全革其法臣謂今日之賦役非祖宗之法不善乃行法  
之人不肖是亦時之弊非法之弊也則賦役之舊法未

可盡非而條編之新規未爲全是揆度事體參酌人情所當損益而議處者有四說焉舊法夏稅秋糧隨時徵納均徭里役十年一輪此先臣卬濬所謂取法遠而用意深者也今條編合稅糧差役盡作一年徵派則平頭直算淺近易知我聖祖立法之初豈智不及此其不如此而如彼者所以均節民力而寓休息之仁也今一旦舉其法而盡更之臣誠有所不忍且舊法於民用之一年寬之九年用之者暫不用之者久也條編則年年有派無一日之停矣舊法徵一年之人戶緩九年之人戶所徵者寡所不徵者衆也條編則戶戶有徵無一人之

遺矣是在富饒之戶或每歲支持有餘在中平之家則逐日追求甚苦如臣原任南豐縣在江右亦稱湓邑未行條編之先錢糧不待催比自行條編之後催比亦難盡完蓋條編無力差而徵銀於民者旣倍其數於前則民窮於徵煩而輸銀於官者漸虧其數於後亦勢使然也爲民父母者何能日操鞭箠而使凍父餓子剜肉以完官哉旣臣一縣如此餘縣可知此其徵煩而錢糧難完所當調定者一說也舊法均徭有司先審貧富而後以次挨編如富戶則編以重差貧戶則編以輕差此陸贄所謂度產以徵差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

處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可賑貧之術也迹若不均而實則甚均也今日之條編  
惟江南北則審丁有三等九則之分其餘浙江等省則  
無論貧富一體徵派藉如富戶一丁終日安坐貲進千  
百貧戶一丁終歲勤動累止銖兩乃畧無低昂是富丁  
昔日之重差今以攤出而反輕貧丁昔日之輕差今以  
攤入而轉重相去不平奚啻倍蓰迹若均而實甚不均  
者也故條編之稱便者皆上戶以至上中之戶富貴之  
人言易於達上稱不便者皆中戶以至下戶窮弱之人  
泣止於向隅臣竊恐天下之民貧富恒相半貧者安則  
富者亦安貧者不安則易於爲亂此則民貧而追徵之

不堪所當議爲酌量者二說也舊法綱領條款皆我聖  
祖經畫曲當故法一定而可守若條編則起於原日撫  
按各以已意制於一隅立意之初旣未慮遠圖難而失  
之潦草設法之際又不參此互彼而過於疎畧如均一  
經費也此縣則編彼縣不編者有之如縣有大小而所  
費有多寡則所編彼此同數或大縣反少小縣反多者  
亦有之如縣雖有大小而所費無多寡若鄉飲祭祀之  
數則彼縣多編而此縣少編以至一倍者亦有之此皆  
立法之日縣各爲議本府不及會查各縣之詳本道又  
不會查各府之詳本布政司又不會查各道之詳而重

加訂正使之歸一故濫編多編者易起貪污之垂涎漏  
編寡編者以致官司之掣肘此則節目之未詳所當議  
爲釐正者三說也舊法用民之力也其流不節故條編  
易之而徵銀凡上司使客下程中伙及各項額例公費  
皆另編有銀兩在浙江則曰均平銀在江西則曰公費  
銀在福建則曰剛銀在南直隸則曰直日銀遇有所費  
官自支用正欲其不復干預乎民以防其漸也今中間  
守已愛民循規不擾之官固不盡無然亦有不責該吏  
分科掌管乃給直與里長買辦分外責其豐腴者亦有  
該吏買辦而責里長以賃用家伙聽其多方需索者夫

既徵民之銀則不當用民之力若復絕之不清杜之不  
嚴則弊孔未塞釁根猶在亦何取於條編之徵銀哉其  
有僻遠縣分上司耳目所不及凡百支應公然取之坊  
里而編銀儲庫盡歸私囊是條編不能減民之累而反  
增累於民者又甚可憐此則約束之未嚴所當議爲關  
防者四說也臣細加參酌舊法之善者在於十年一編  
調停貧富而其不善者在於行法之人賣富差貧濫用  
害民條編之善者在於革庫子斗級里長支應而其不  
善者在於盡數徵銀貧富無等品式法制之未備苟於  
二者之中斟酌通融取其善而更其不善既不失祖宗

之良法又兼得革弊之美意矣臣愚竊謂驛傳銀數不多似可隨糧徵收機兵以力差爲便不必徵銀歸官若均徭里役二者仍當十年一輪以循祖宗之舊均徭則於本年徭戶里長則於本年里戶照依條編實費銀數徵派固不必攤之通縣但於均徭項內凡起運及實在支用仍隸入銀差如鋪兵渡子應捕獄卒等項工食仍隸入力差先審丁戶定爲等則銀差則先編上戶漸至於上中者徵銀爲易力差則先編下戶漸至於中下者出力不難如下戶不願出力如願納銀者官亦聽之而代爲僱役此雖未能如舊法之損富優貧然於均派之

中亦稍寓分別之意矣里長旣徵銀在官支用則一絲一草不得復取諸民一應合用俱官銀措辦申報查盤當年里長不過催徵錢糧勾攝人犯而已此外復有需索官吏俱以賍論至於各省原日條編書冊多寡無論且未經部覆議題請頒布豈可遵守相應通行各撫按官會行條編之處悉將書冊發下各縣查照再議本府會齊各縣本道會齊各府本布政司會齊各道各彼此參對必事體畫一而後呈之撫按復細心熟計苟編數太多則徵派倍增於舊法是便於官而不便於民其法不可行也如編數太刻則支用不足於新條雖便於民

而不便於官其行亦不可久也必酌新揆舊損益虛  
合於人情宜於土俗方彙成一冊仍將派徵輕重數目  
及上下俱便經久可行緣繇具本題進候戶部覆議頒  
其未行條編之處法有弊竇所當酌處亦一體查議如  
地方相安不必更議則遵用舊典實爲至善並候聖裁  
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明宋濂

皇帝定鼎金陵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  
淵躍然而起以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  
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附鳳者皆自公始公

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諱棟者自潤之丹  
陽遷龍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  
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  
生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會大父  
也大父鏗父鈺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繼母季氏生一子員外郎早  
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  
公侍大父與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  
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府君捐館舍  
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泊大崖下夢人語之曰此崖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崖崩聲如雷歸  
葬於縣北之圍源廬於墓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  
術數醫學卜筮老釋之書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立就  
元季江淮俶擾蔓延浙閩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  
公嘆曰浙東地盡此禍將及矣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  
已而處民相聚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  
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  
日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  
驅迫故爲亂棄仗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言不謬盡  
毀其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

叛行省命宣慰使恩甯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  
愜帥府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惟一二人耳若  
破城玉石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  
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爲作  
虀粉耶將軍未忍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原宥若稔惡  
不悛城破悔無及矣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  
耳倘獲復生敢不惟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  
民以漁爲業時城閉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  
之聲載於道路宣慰欲列功聞於朝公辭旣而宣慰以  
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行戎務無巨細悉屬之

青田潘惟賢聚衆爲亂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焚縣治公之師王先生毅與門弟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害先生公在鄱陽馳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柘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者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至則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泉溪賊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公笑曰賊若堅守未易卽殄滅今來豈非天授我乎部分諸校以正陣接戰以

奇兵夾擊別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賊三面受敵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攻大柘周天覺降移兵討青田賊賊黨金德安殺惟賢兄弟以降時國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出戰敗北大軍入城分兵取屬邑公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請公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出見胡公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



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以從西征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郡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隨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猶慮戍兵之寡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於衆曰兵少不足禦寇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以復城功橫益甚公

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讐服江西食浙東米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廢久隄當水衝爲所齧蝕幾盡公卽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諸暨爲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乃度地去諸

暨六十里竝五指巖築一新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至則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二十萬屯城下堅不可攻敗績而去上念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壤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叛乘我師在外來寇公還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皆籍爲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平陽公出偏師破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上詔公還師明善以鹽若干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

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入覲上欲畱公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守外時上卽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辭上諭曰俟閩浙盡平當進卿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友定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引竇融歸漢故事感之會元使者至遂遇害歲乙巳春也年五十二上痛

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詔中書議加恤典追封縉  
雲郡伯有爵而無官階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  
資穎技智識絕倫藝術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賢士  
貧乏傾橐以周之守鄉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  
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立祠  
祀之配項氏生二子長楨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使司  
次樞女一適章存厚公歿二年楨等刻木爲像具衣冠  
葬於圍源之左來徵濂文昔濂侍上於白虎殿忽顧問  
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  
一障朕方賴之濂辱公交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

揮三軍雄姿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然  
書生也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用備  
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後世銘曰  
泚泚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  
氣盡白此爲兵徵見於龜策爾衆荷戈來入我堡真爾  
枕席拔爾水火公師如風寇散如雲一鼓之餘盡爲埃  
塵節鉞出鎮涉厯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  
陷我諸暨公建新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  
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主恩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  
職方旄旗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才孔

多公志弗阿月出如楮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於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德十里枯骹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枯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葉治中歷官記

明宋 濂

侯名琛字景淵姓葉氏處之麗水人至元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子弟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

降退坐明倫堂申飭五倫之教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何敢刻偽印耶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即叩頭伏罪侯曰偽者非止爾能引一人以自贖當貸爾罪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之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石溪之地不下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二十有三侯疑之問其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尚可食耶抑棄之耶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腰侯取

視大鐵針一阜角草麻子合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遂  
得其實加法焉時天下兵動縣地隣東嘉數有大將統  
兵來過剽鹵市廛民畏怖如豹虎侯具牛酒坐溪澗勞  
之戒刺船者無薄岸令民之健於鬪者持挺循岸以俟  
軍知有備莫敢犯境遂得安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  
羣胥囊橐於家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  
侯鞫實胥隸懼嗣是不敢爲奸投牒者亦多感悟至中  
途多分解去幾至訟息奸民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  
庫及男婦殺傷無算處溫婺建甯均被其毒官兵捕逐  
輒失利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

勸侯寇情叵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以  
數蒼頭徑之賊壘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給爾  
大兵旦夕至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德祥惑其言未幾賊  
酋以旗幟擁侯至黃壇砦欲脅制之侯大義凜然不少  
屈諭以禍福酋尋感悟未忍加害得脫歸時麗水之礮  
磴青田之盧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剪二  
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且益橫會樞密院判官石抹  
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礮磴侯急  
率師與之會三面會合矢石如雨寇迎戰大敗擒渠魁  
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

會耳餘皆良民因脅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齏粉耶乃  
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子以遁始焚其砦次年四  
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琛平廬茨廬茨  
旣平寇所擄傍縣子女七百餘侯悉縱還家又明年中  
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率師討黃壇獲僞  
將李爽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  
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至高  
泮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狡羣寇率兵七千  
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  
夏廷輝衝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

勝直搗周奧屯支坳賊遁侯分兵十道以拒其吭宋茂  
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  
侯命陳仲琛統驍勇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  
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尙千餘皆壯銳挑  
戰鼓聲震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  
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退擒僞將七人遂進焚百丈林  
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蓀村吳德祥父子  
自縊死帳下斬首以獻餘脅次第伏誅黃壇悉平侯政  
行暴著軍功翕習如此可使泯泯哉謹書以俟他日傳  
循吏者

抱甕子傳

明宋濂

予嘗遊栝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畝傍列桃李梨李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纘紛間錯如張錦繡段心訝之以爲是必有異叟杖冉冉至其處氣象幽曷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林間疑中有隱者亟前俟之良久見一士戴樓葉冠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名也強之曰人以吾抱甕遂呼爲抱甕子耳曰丈夫處世亦多術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鐘鳴鼎食夫子營營

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蹶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於地答曰吾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顧念之頗熟矣百歲之間甯復有幾與其強情而徇世不若任真以自放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巔宋州廨建焉側有煙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秦觀賢良謫官而來游憩其上時坐鶯花亭賦詩而今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崇構皆爲氛埃一凝竚聞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而弗辭也且當抱甕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與裔而  
萬物莫吾敢撓自以爲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  
爲逐逐營營不亦過與日然則灌畦亦有道與日有蔬  
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  
氣傷而寢屈吾日夜調之變之俾適夫厥中則芘然而  
秀嫣然而榮言訖抱甕而去予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  
也任真自放不幾於樂其天歟人物代謝一俯仰間不  
幾於達人大觀與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  
一不二與藝蔬得中不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歟  
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卧扣之不應若

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恭上臨安志表

宋 潛說友 縉雲人

恭維聖宋受命奄甸萬方大明中天燿燿自息迺太平  
興國三年吳越以其地歸我職方氏是歲杭始置守丞  
建炎升府遂爲行在所按古志杭舊屬會稽禹於此舍  
航而陸故名恭聞光堯大駕初臨登郡治中和嘗作爲  
歌詩慨懷夏后氏之烈聖心曠數千百載而神交固有  
幾乎禹蹟之外其亦見夫流風遺俗得過化之所存而  
有感焉耳嘗試觀之有車船樞樞之蹟故其人至於今  
忠以勤有苗山封爵功德之會故其人至於今勸於爲



善有織貝楠柚之貢故其人至於今知尊君而愛親錢氏生長其間性習自然國三世四王而終不失其臣節迨宋之興也深察夫人心歸德之天如川斯赴莫之能止則一旦決然舍去其固有之業以委命於朝忠懿誠忠矣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天地之間燥濕風雲萬物一氣杭獨爲天下先者以先王聲教之所漸者遠知帝王正統所在焉故也自國家眎之如在甸服率選公卿大臣寵綏之豈徒以地大故要必有所甚重者湛恩醲化涵浸滋久益固結而不可解南渡艱難之際旄倪提攜左簞右壺牛酒相屬於道頓首六蚪之下如見父母

誓有殞無貳雖屢更大震撼而莫之變迄用永我命於茲新邑迹是三百年間杭之有功於國家也甚大而祖宗之有德於杭亦深矣開慶羣小誤國召戎一時謀臣或倡異議幾搖根本賴先皇帝蔽自上志獨倚今太傅辯章國公外頓八紘內維九鼎宗廟社稷之靈恃以妥甯卒之披攘蒙霧再奠宇宙至今八街九陌歌鼓四時往往相與咨歎不圖復見今日嗚呼我理宗有德於杭也不又大歟杭之福諸夏之福也肆皇上克篤前烈宅中圖大不以愚臣爲不肖命殿是邦幸遇朝廷治平年穀屢登浩穰之府化爲簡淨因得以葢其疵粃暇日視

故府閱郡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爲圖爲表爲志總百卷而冠以行在所錄尊王室也旣成上之天府以備政教之萬一焉禹貢稱冀州旣載釋者謂以貢賦役事載之書其於天子所自治之國謹重固如此九州攸同言歸舊京聖子神孫尙克念我光堯懷禹之遺志云

栝蒼山雷雨賦

鄭懷魁

靈越栝蒼之洞天喬嶽岱宗之佐命成德則賢哲攸鍾隱真則神異斯應北連華蓋南跨鼎湖作邦名鎮爲仙居都方平通其元化仲節受其靈符儀天成文察地方

紀顯少微之處士孕縉雲之才子其隆崇也萬六千丈其盤紆也三百餘里七界同原八向異象狀峯嶸以崑崙氣蔚蒼而泱漭不覓乃迅雷發聲無雲忽霖雨成響信茲山之奇變美難得而髣髴時則有越國大夫三駕至其陽九折淩其巔濯纓乎西溪秣駟乎南田進伯雅釋孟勞薦雕枕舒文幃心不寐而耿耿耳諦聽以嘈嘈軒轟匄匄滂溥蕭騷始殷地以厯空旣傾山而激石栢幹杵柏之林莽蒼陵麓之色有似豐隆之所震動屏翳之所蕩滌觸之者霍靡當之者辟易硤硤焉磕磕焉淅淅焉淒淒焉於斯時也獸駭不暇伏鳥矍不暇棲文雉

鼓翼而朝雉元雌印鼻以夜啼匪選物其無憎孰納麓而不迷原夫陰陽載交震坎互列惟屯也動而滿盈惟解也作而甲拆至乃非虺非噎若冥若填迴薄不已轄軫無垠詎噫大塊之氣自叩虛牝之神爰答靈響用矢浩歌擬琴引之霹靂喻雅詩之滂沱

南明山記

明 王順序 青田人

郡南三里曰南明山嘉靖庚寅昆陵歛泉吳先生自柱史來守郡政暇登陟寄情物外命僧芟闢荆榛隨勝為景一展新之十月既望先生集諸生於郡試畢進遂昌黃中文卿朱應鍾陽仲麗水張敦復叔中陳九疇天錫

酌因曰吾世吳下每厭俗紛不得高明勝境一醒心目頃入南明北眺白雲西瞰仙渡好溪東駛仙都連雲故東南之勝海內一奇觀也諸子曷往遊以豁襟抱踰晨予泊天錫叔中偕諸同遊攜壺榼出栝蒼門渡濟川橋迤邐田塍間過小澗石橋躡級南上沿西崖數仞中道樹綽楔題曰天開圖畫平上數十步仰對懸泉一線聚散噴撲飛珠垂縷小瀑布東折綠山上轉西南橫越瀑背磴畔長松三二十本擎雲翳日龍翔鳳翥下視城郭比屋鱗次溪光山色迥出塵表又下臨清池一泓揭曰印月池水瑩徹月到時如印過池橋仰視石梁橫亘草

樹倒垂徑右一巖突兀於月池上四時花卉丹紺蓂簇結亭曰獻花巖轉南有門倚石崖間曰南明山米芾書也入門中為憑虛閣展酌抱覽如凌空駕虛東北一阜與獻花巖對峙坐間景與心融真可掀髯一笑先生表之且名為大觀壇閣後為大雄殿殿後為觀音堂出左廊小門西南躡十餘級兩石合峙如掌中可容三四席幽潤清闕六月忘暑即高陽洞也讀石崖刻紹興中大水平地入丈嘆當時司民命者何以拯之出洞口橫東沿崖可三十步建亭曰擬滌意者先生取蘇守舊治亭名亦樂醉翁之醒心云耳亭正倚崖葛仙隸書靈崇二

字猶可摹闕柱有先生題鳧飛平地上人語半天中乃席地劇飲既而烟霏繞樹返照在簷攜醉直下北渡入城翼日詳舉所遊以復先生如此

南明山賦

張毓瑞 江陸

跋南明之名山兮鬱籠窳其前峙體駢駢以嶮隤兮扶層霄而特起竦蔽虧於三辰兮俯蓮城之百雉澄溪迴帶而右睨兮仙都蟠亘而東駛踞白雲其在陰兮撫高畚而如砥若乃循崖涉澗圖畫天開仰見瀑布飛從空來懸磴虹曳駁文古苔池涵月魄花簇巖隈傲憑虛之傑閣壯靈鷲之華臺井流丹砂之秘跡洞蠲世俗之炎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六  
埃滌陽傲風亭之頻眺舒鳧若平地之毯毳爾其崖孤  
拔而挂嶺兮壁迅削而依峯表靈崇於仙隸兮勒名勝  
於南宮災紀滔天之浸兮鐙燃墜髻之松前哲攄思於  
朗詠兮往牒載述乎奇蹤至若青陽乍暖布氣含精碧  
樹錯映紅草互生樹無情而呈色草自然而敷榮洎乎  
濃陰結而交蔭似輕雲之隱藹歛涼薰之攸歸招遊禽  
而喧會時迺葶收司矩玉露宵零長林森肅猿啼鶴鳴  
嵐光凝紫寒雲澹橫俄而霰集林昏絮飛山白恍重瑤  
而爲臺亦積玉而成壁紛凝曜於嶽岑緬通輝於几席  
詎不境與時而俱變心與境而自適也哉彼夫窮幽者

歷無人之徑探奇者尤不厭其深晨策南澗之渙夕息  
西山之陰放情志以怡衍遊神暢乎清音奚形勞於案  
牘結遙企於幽尋縱飛睇而未卽聊興寄於長吟

三巖賦

沈心楊 當湖

彼三神之縹緲兮稱海上之奇觀茲佳致之在山兮亦  
匹勢而巉岼出郭郊之數里兮睹平野之岡巒標幽勝  
而巍峙兮多秀色而開巖於是危壁左昂懸崖右聳玉  
立中央嶙峋並擁如鼎足分似台垣拱藏洞窟冥列峯  
高迴其上平岡衍夷飛泉噴湧挽銀潢而倒來轟震雷  
而怒恐潄潄亂響溪石灘喧浩浩奔流海潮波闕垂簾

廬山志卷之二十六  
直挂千尋匹練猶疑對座飛濺百斛寶珠是總至若春  
陰秋月夏雲冬雪朝霏夕凝烟景時別觀之不足挹之  
不竭畱連入洞欲忘歸磅礴聽泉自怡悅鑿丹嶂其何  
年開洞天而奇絕信鬼斧兮神工自天造兮地設而乃  
招逸客引騷人攜芳榼挈清樽叩石扉而探蹟捫蘚壁  
而尋吟珠瀑時傾九天飛唾臺木應響中空作聲已高  
山與流水並千古而流音任賞心於斯際憑傳述於來  
今彼其遊覽同情景常如何山靈作主待客來過經幾  
歲月閱人且多夫甯惟在此境且於此而嘯歌歌曰何  
三山兮落天外在茲巖兮供勝概絕壁兮難攀誰同仰

止兮言從之邁又歌曰晴雨飛不斷噴雪自清流恰來  
巖頂上奔注作龍湫泉鳴如話山中景宜待詩人宛在  
求

白雲山賦

包蒙亨 遂昌人

維括城之比郭出郊野而逶迤歷十里而展折向崇巒  
而攀躋當半嶺以託憇列清亭而足怡望崔嵬於天際  
有接引而柯垂早一氣其舒卷雲繚繞乎松枝映青山  
而全白合嵐色以低圍澗不雨而長暗龍蜿蜒而乍歸  
未飛翔其遽已掛洞口而冥迷復幽尋以前陟任拾級  
而上之入此中之深處信佳境其在茲爾乃亂篁掃徑

茂蔭藏天陽光迸露漢影遙連三塘注澁水荇相牽叢  
林內闕奇峯外懸躡層岡以瞻眺俯高下之平田更城  
闈其在望數井邑之炊烟憑振衣而長嘯收一覽於山  
川既而倚徙欲前登臨無盡透入蠶叢疑逢鷲嶺琳宇  
光融寶輪色淨散花雨於諸天現金粟於身影松風間  
雜塔前度魚吼之音竹籟相催殿角鬪馬馳之韻伊蒲  
設食過鳥來餐水月談禪遊魚出聽況夫芋羅種出西  
域玉版參自東坡持寸鐵以入庭宗傳時續燃五燈以  
耀席祖教不磨記塔銘於宋學士傳舍利於宰堵波然  
非在上方獨勝抑亦惟名山共傳乘輿來時高人絡繹

登高賦就卿士聯翩載酒而山花分潤飛筇而野鶴偕  
騫凡諸遊趣勝若飄仙但窮揆夫勝概甯遂止於斯焉  
彼有砦峙銅蘿之險足避兵戈洞闢水簾之深常來雩  
祀是又遊人之所欲卽而憚峻嶒思前而阻巖屨反不  
若樵夫野豎振衣引絙涉履其間而直窮無際也哉爰  
是攬勝實多力窮奈何幽懷不禁發而爲白雲之歌歌  
曰山上山下兮白雲深朝來片片兮成飛陰我來直凌  
兮跨遙岑逍遙自在兮躡雲根天路已近兮遠埃塵高  
卧堆中兮誰此親祇自怡悅兮亦徒云信登茲山兮益  
當意存

重刻王剛叔文集序

閣學 齊召南

元有草莽之臣不求祿仕家居講聖賢實學英才並萃其門遭時變亂羣盜蠡起獨能義不忘君仁而有勇為國斬除豹虎全活桑梓生靈而其究也以忠致受害於橫逆千古悲之若龍泉大儒王剛叔是也嗚呼橫逆者誰曰官甚於盜為元邑長畏盜先逃既聞有功自恚罪大即糾合他盜乘間以害先生之台寶忽丁是也嗚呼元政不綱人心瓦解久矣初誰能為先生任勦盜立功其後又誰能為先生聲罪報仇表白忠義且當時官自石抹忠愍外俱不可言能行先生之志惟其弟子奮不

顧身猶思報國若章二益季彥文胡仲淵諸公是也自有史策以來忠義如先生得士之盛如先生有幾人哉木納齋集五卷其弟子於明初建祠奉祀之後始付剞劂葉景淵世傑等皆已顯名為先生作傳而又序其文者金華宋文獻誌銘其墓者胡仲申記祠堂者王忠文撰入祠祭文祝板者青田劉文成也弘治中板朽重雕余向嘗求其書未得見今年孟秋龍泉賢令蘇侯以手校寫本將授梓者相示如獲拱璧先生講聖賢實學平易無奇其忠義得士雖生百世下聞其風亦當自奮蘇侯此舉所關於名教者甚鉅



重刻草木子序

齊召南

草木子八篇明初龍泉葉靜齋先生著先生事實今載明史其書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載籍之奧而洞其源於學術政治制度風規是非得失確有至理法戒炳然爲兩漢後成一家言人所罕及先生碩學奇才固與章三益葉景淵胡仲淵季彥文輩同學於大儒王剛叔稱高弟子者也士每患過非其時雖抱負非常卒不爲當世用又或生非其地聲名不彰乃適當明祖開基風虎雲龍策力羣萃用賢惟恐不及最重曰四先生括蒼實居其三同門士聯袂升庸文武惟其所用幾與

河汾比盛而先生僅得巴陵一簿無罪放黜以終其身著數萬言猶自謂與草木同腐悲夫天生此碩學奇才於用賢之時多賢之地而亦究一無所展豈非命乎先生知命自安以康節觀物爲後學開格物窮理盡心知性之坦途以濂溪主靜爲自昔聖功悟一本萬殊人道天道之根柢其著書由窮愁起而實不爲窮愁則真君子儒也身爲君子儒又何論遇不遇哉是書刻於正德丙子有黃鐵橋序歲久板失今賢令蘇君德水手校定序以付梓後學讀二序則思過半矣

馬孝仙傳

國朝潘可藻

景甯人

後唐長興年間江南秀州華亭縣白馬山下馬氏著族  
也有馬二公者舉壬辰進士授沭陽尉石晉篡帝位遂  
棄職歸田配盧氏未育無嗣夫婦好善樂施盧忽夢三  
台星飛入口吞之遂有娠天福五年庚子七月生女名  
五娘壬寅十月生次女六娘開運二年甲辰季女七娘  
生焉三女並有異姿七娘尤出塵表時天下大荒盜賊  
蓬起詔起公守晉陽遂與盧舅同棄產避地溫之瑞安  
縣疊徙羅陽百丈仙居諸鄉公以疾卒舅氏攜眷屬求  
深僻處居之迺入青田至二縣雙港口渡河七娘幼少  
墜水下游數里居人李九拯救之盧兄妹尋覓不獲泝

流而上至十三都鷓鴣村見嶺後巖壑幽僻儲茅結庵  
而居焉後李九亦訪知女家送七娘至喜出望外值歲  
荒母見女咸及笄欲爲許字三女咸矢志不嫁以女工  
膳母宋建隆元年庚申七娘出村傭績得米二升歸至  
庵後山趾石徑左右有兩巖壁立如門遇異人黃冠霞  
服趺坐門側熟視七娘謂之曰汝有異骨當證仙道遂  
授以修真法予丹一粒服之身忽輕舉須臾可百里村  
之上下皆榛莽鮮居人一日至沭鶴溪爲人紡績主家  
以魚餉之持歸奉母至家猶熱母不信傾之屋側小湖  
至今水色如羹自是日從沭鶴溪往返爲常偶歸渡大

均值水漲無船遂浮傘以濟有負販葉大郎適至見而異之求附渡七娘曰我傘不勝汝棄擔上物則可大郎知非凡女但愛篋有綵花不忍置取其一插於鬢旁乃附傘以濟登岸大郎禮拜願爲衛從今其像必簪花有所自云比建隆三年七夕七娘獨登庵後橫岑之巔有巖轟然若獅頭昂嘯躡足飛昇而去後人旁構小閣肖昇雲像於壁上昭靈躡也飛昇後兩姊精修日進功滿後五娘著仙靈於閩之松溪仙巖六娘著仙靈於甌之瑞安羅洋皆昔所經寓故地也兩處居民咸祀奉之贊曰山以仙名人以地靈仙去在天永庇兆民

告城隍文

明勞堪

堪受職皇朝謬典二郡神承符天帝永護一方疆土司存陰陽表裏怠職弗任厥罪惟均堪莅茲以來夙夜戰惕惟民是憂乃者雨暘愆期夏麥涸爛盜胥交境赤子流亡固堪之弗職也然血食茲土獨無念乎余聞郡神擬郡大夫秩邑神擬邑長吏秩堪僭附總守責敢與神盟自今伊始若旱乾水溢民罔有秋則是神之不靈以忝帝命堪將虔告於天以請罰神其無悔若黷貨剝衆敗乃官常則是堪之不肖以忝皇朝神亦齋戒叩闈以請罰予又何辭幽明互鑒曷容欺焉菽水定盟庶幾聽

只

三筍阮禱雨記

宣平 黃維同

歲乙未夏旱余以禱雨之所詢於鄉耆對曰去邑西二十五里有山焉溪在其上爲三筍阮溪之委有潭焉實爲龍宅請禱之余曰邑志不載何也曰山險僻人罕至向之禱者塗未半輒止矣故志亦弗及余曰禱弗親至猶弗禱也遂齋戒而往至飯甌山離潭十餘里徑險甚輿弗能前乃易小輿行數里將近阮徑狹而愈險小輿至不能轉旋余乃舍輿而行循溪畔履巉巖蹶於石幸無傷溪流盡處爲山坡傾仄甚余逡巡而下見石峯卓

立雲表峯左右迴抱若環而其中爲潭溪水自峯左飛而下注於潭作漱玉聲一鑑澗然深不見底寒氣襲人真可五月披裘也土人謂之第三潭潭水流復匯爲潭稍淺狹是爲第二潭水從二潭出石行數十步瀉於懸崖下臨而俯視崖半有平地寬廣約一畝許而土人以爲第一潭向在其地近徙入崖內不可見其下亦峭壁不可登此亘古無人跡處境更幽絕余乃拜禱於第三潭之側禱畢白雲一縷起於潭中覆於上若蓋遂尋來徑而返風聲起雷聲隆隆然急趨出阮覓小輿行未一里大雨沛然余衣盡濕田禾獲霑足焉往禱之時日

甚烈無纖雲衆疑其不雨已而得雨咸知潭有靈神山  
爲靈境前此禱弗至志弗載山幾晦矣今始彰焉蓋天  
下奇境近在咫尺每多忽之而出雲降雨靈應昭昭其  
精氣足以震耀於世必不至泯沒無聞若茲山者豈不  
然乎或曰令往禱而茲山以彰是令爲宣邑關一奇境  
也不可以不記余記之所以告後之禱雨者而非以或  
人之言爲然也

說畬

麗水屠本仁  
教諭

杜工部夔州詩云燒畬度地偏又云畬田費火耕注引  
農書以爲荆楚多畬田燒榛種田曰畬畬詩遮切何義

門謂畬田今浙東卽有之其人皆蠻種謂之畬客予來  
處州見所謂畬客者十縣皆有之蓋佃作之氓也男女  
皆力穡時或負薪鬻於市冬夏以花布裹頭巾爲竹冠  
綴以石珠婦人皆然未嫁則否其他衣服飲食大率麤  
陋而已近有讀書通文義者巡撫學使請於朝得注  
民籍與考試之列矣栝人顧嗤鄙之不與通婚姻輒目  
爲盤瓠遺種乾隆中德水吳君楚椿知青田縣著畬民  
考一篇據浙江通志順治十八年遷粵民於浙地言處  
州畬客來自瓊州又據明史土司傳永樂時郡縣交趾  
遷黎姓於瓊海言瓊州黎人來自交趾以爲盤瓠之稱

所由來予謂盤瓠事荒遠不足稽而畬客之爲農民無可疑者說文畬三歲治田也從田余聲以虛反玉篇畬與居切田三歲曰畬畬皆音余廣韻九魚畬以諸切田三歲曰畬一作野九麻畬式車切燒榛種田也畬又音奢今以其自番而入遂書曰畬此鄉僻虛造之字吳君不加是正亦復從俗作畬予適誦杜詩而得之作說畬

畬民考

青田 吳楚椿

順治間遷瓊海之民於浙名畬民而處郡十縣尤多在青田者分鐘雷藍益婁五姓力耕作苦或佃種田畝或扛擡山輿識字者絕少土民以異類目之彼亦不能與較我 國家休養生息人文蔚起畬民有讀書者入衙門充書吏未敢考試間出應試土人輒攻之曰畬民係盤瓠遺種獸類也昔范蔚宗後漢書南蠻傳謂高辛氏有畜犬曰盤瓠常銜犬戎將軍首詣闕下帝妻之以女入南山其後號曰蠻夷自長沙武陵至交趾咸稱焉又按明史成祖郡縣交趾名曰安南黎姓多因名黎人廣東瓊州府五指山其人有生黎熟黎又按浙江通志順治十八年浙江巡撫朱昌祚因閩海交訖遷海濱之民於內地給田給牛俾安本業是由交趾遷瓊州由瓊州遷處州畬民之稱盤瓠者此其由來也查字典只有畬

字音餘亦音奢新田曰畚土人不以美名予之因其自  
番而入遂捏造一畚字而說文韻會玉篇正字通皆未  
有也今夫習俗之弊莫甚於黨同伐異范蔚宗著西羌  
傳謂越嶲爲犛牛種廣漢爲白馬種武都爲參狼種與  
南蠻爲犬種之說同出一轍如果皆爲獸類則是越嶲  
廣漢武都武陵槩不得立學而安南不得封王也豈非  
謬戾之甚者哉我國家中外遐邇一視同仁導民爲  
善情民樂戶皆准改業獐獍荒徼增設苗學況畚民本  
屬瓊海涓良奉官遷浙力農務本已逾百年合處屬計  
之奚啻千戶而一任土民謬引荒誕不經之說斥爲異  
類阻其上進之階是草野之橫議也乾隆四十一年秋  
署府憲梁命余查辦余已備詳在案又據處屬各縣均  
查明實係農民亦在案因試期太迫未暇詳請謹爲著  
其大畧如此

縉雲令周中麓公遺愛碑記

明李 鈺

公姓周名世遠別號中麓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成嘉  
靖甲辰進士授縉雲令於時公年纔二十有五其尊翁  
不肯之官侍養戒公曰汝第能辦爲吏吾當來就汝不  
可持一錢也公固年少而貌樸言訥服食儉嗇無華初  
至民甚易之諸大猾人人色喜公刻意廉儉於時未有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條編諸供帳皆按月取辦里甲踰月乃更甚者糜費無算貲產立破公力爲裁省用物不宏里若弗受役也者公志在撫循而妙於彈治嘗召諸市猾積奸至庭諭之曰吾已稔若名幸無入縣入縣當治汝一日偶持人短長至縣公廉知縛治之曰吾戒汝胡弗受也前是諸大猾盤據爲奸利貧民甚苦之已各引去竄遠鄉竟公任不入城公嫉諸賭博不治生產者通捕之畧盡風爲衰止時荒旱多盜憚公清嚴各相戒革心民開戶酣寢無患盜者堂上更止持牘受事不得發一言東儀門設木牌數面有事於縣者執牌乃得入經堂中擲牌堦下令

鏗然有聲事完更執牌從西儀門出無一人敢溷跡妄爲投牒者合境肅如征追毫無奇羨人人樂輸恐後聞有訟者一傳呼而兩造立至一至則片言折之卽去數年間鄉民不見有朱阜之跡公之所彈治卽公之所爲善撫循也及期其尊翁乃偕公岳翁至止驛舍書片紙召公公驚步往自迎祖跣固請之官舍尊翁堅不往曰吾本來視汝治縉狀知汝廉著能名已慰第刑不無少峻若有它者吾與岳翁攜汝解官歸耳貽公木棋子一促治裝就道計止驛舍纔滿三日坊里父老聞知遮留於浮梁尊翁袖數百錢環賜之曰吾兒年少不習爲吏



須君等善相助爲理君亦各自爲身家計無逢其怒無墮其政吾已與一棋子爲教矣竟去之僅一至官舍爲別後公時有發怒覽棋爲霽威多從寬假然公之嚴刑偏施於市猾及衙蠹諸爲奸利不法者良善孱弱平人固無恙更恃以安至其強敏之才冰蘖之操公素所自砥也尊翁之教深遠矣諸政績甚多民譽之不容口大都技殲除莠去其害馬者要歸於惠文之治烹鮮之理其本領也後遷戶部郎權許墅關稅關稅利藪也公常弛以與民閱八月額征數足開關恣出入不復稅商人歌舞之蓋以治縉者治許墅也嗣公後間多賢令未有

與公媲美者蓋極盛難爲繼說者謂有縣治來公治行居第一無兩信哉士民思公貌公像祀之仙巖寺東偏寺祠凡祀三邑侯公首座有大猗某常被公筆楚者一日乘醉入寺閱像至公曰吾爲公苦多矣公性剛暴露在兩眼吾當抉之雖然公賢令君也我自匪民決公網耳已乃大哭更膜拜禮而去至今父老誦之爲美談公聲烈藉藉數登薦剡轉官至岳伯遂以功名終今遙遙各天其家世之隆替盛衰有賢裔與不肖皆不可知縉又無宦遊其地登堂式公之廬悠悠世途冥冥天通響沉聲銷逝高賢之遺風者惟是父老口碑再二十年前

有二三村樵鬻薪於市見余而問曰當年肥肉周大爺  
今何在余詰以問之何爲對曰周爺在日遠村人人喫  
得穩飯此後皆不能及也一問之欲其做高官享高壽  
耳其得民及於深窮久遠如此豈易及哉奈瞽宗之享  
幾同積薪何從濟公以光祀典以則後賢不佞謹撰述  
勒石樹於公生祠之側

邑令池浴德曳舟亭碑記

亭曰曳舟者何遂之民爲舊令明洲池侯立也舟曰曳  
何志愛也夫此溪之濱三衢所有之土也此溪之舟南  
北往來之人也遂何以得亭於此而侯又何以得此於

民哉蓋侯以嘉靖乙丑進士筮令遂昌者三年英年偉  
度慧察寬容約已愛民興學造士清丈田畝以燭欺隱  
剗修邑乘以昭風厲木阜去追攝之蠹土著易容兵之  
擾政成民安百廢具舉民之德之真不啻赤子之戀父  
母弗能頃刻離也越隆慶乙巳侯以考績稱最擢官銓  
曹民恐其去具疏乞畱巡撫近滄谷公上其情荷特旨  
勉畱數月俾稽定黃冊冊事竣乃行遂之士民送至亭  
埠遮立水滸望舟之行不忍捨復相與曳其舟冀少緩  
須臾以盡纏綵其詩人白駒之意歟去侯於是時也德  
之入人者方深民之愛慕者方切其舟之曳也宜也及

歲癸酉正今上改元距前行已四載矣侯以外艱服闋再赴天官舟復過亭埠遂士民間之又相率往候侯眷眷曳舟之情視昔有加無已當其時見者聞者皆以爲曠古一覩也遂民王積中朱文盛等乃相與謀曰吾侯功德雖平政有錄遺愛有碑量田修廢種種異政歷歷有紀猶曩時事耳今此之盛無以記之可乎顧土非吾土地莫吾與也奈何時有光祿尹君光大者素景侯德迺慨然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若侯卽吾侯也吾亦豈惜尺寸地不爲侯彰盛美哉且普天率土同爲王臣今日海內之民得賢守令以布王澤者侯與有錫卽樹之

碑豈獨爾民志乎遂捐溪干地廣袤十數丈爲之址而遂民乃得立石其間并創亭其上以垂不朽且卽嘗挽舟之意名其亭曰曳舟噫往過來續孰無此舟使人人見之人人得而懷之則侯之舟遍天下矣猗歟盛哉王成請記於余余亦郡之人同是念者敢以言之不文辭乎乃爲之志曰龍溪之水汨汨清流池侯之德適與之侔遂民懷之豈曰私侯深仁厚澤咸被其休三載考績天子曰優錫以殊命入贊皇猷民不忍舍載送載謀願言借寇終莫之繇茲率水滸號泣而畱畱之不得至曳其舟舟不可挽曷寫其憂爰勒諸石以永春秋侯諱浴

德福建同安人明洲其別號也四十年後遂民思不忘  
復建祠西明山以祀之入名宦子顯京顯方舉於鄉

邑令黃芳去思碑記

東甌王瓚

遂昌去括城西北幾二百里南聯福西抵婺北接三衢  
山巒踵絡溪水流駛無曠野沃壤民多積弱俗幾凋敝  
宏治乙卯莆田黃君士英來知邑事廉介通明斥私秉  
正初下車卽詢風察習集利弊一滌其故而新之自  
夫邑治夾流多山而難以城築也於是乎相度形勢而  
於東西南北隅拓基樹門駕樓以壯觀望則邑民可循  
守以奠其居矣自夫庠校因陋就簡而風教之寢衰也

於是乎掄材以營堂齋鑄銅以備祭器躬講季試以導  
進庠士則士習勃然奮興矣自夫市隘室稠而火患之  
數值也於是乎鑿渠作堰引水灌田逶迤貫旋於泮池  
分司之際則火患雖見得以近取而急拯之矣自夫沿  
溪疊石之田非蓄水無以灌溉也於是乎增築三堤之  
廢墜則堰坡完固山田藉焉而恒有秋矣自夫民信風  
水之說而葬埋每不以時也於是乎定安厝之程期立  
萬松之義塚則死無暴露損燬之患矣自夫田額課稅  
之失實而塌崩賠賦之爲害也於是乎量田畝以均課  
稅覈新墾以補崩塌而富貧強弱各獲其平矣自夫倉

廩有豫備之名而儲積之曠虛也於是乎相時措置設  
蓋列厥積穀及萬餘則荒歉足以濟矣至於重鄉飲而  
淑慝別理訟獄而奸伏明開銀場而爭竊熄戢吏胥而  
漁獵混戶口日增流徙日歸政績宣炳最於十邑其可  
書者尚多也邑父老及士夫王君理輩德君之爲良父  
母請余記其事余史官也有善則法宜書况甌括孔邇  
郡邑賢否悉相知聞蓋嘗嘉其克副聖天子簡令保民  
之至意何可不旌一以勸百也侯誠賢矣哉使天下之  
令咸屏其假官營私之心而爲君之所爲奚慮天下之  
不治也爰掇邑民所頌言而詩之將永永咏歌君之善

政以與張根李訥齊傳休焉君名芳年十九領閩鄉薦  
初分教新安丁內艱補任新昌嘗兩典文衡擢宰雲和  
僉憲王公薦其才徙治遂昌壬戌之夏詔以風憲闕員  
取赴京師其勲爵方昌而未已也詩曰皇眷下民惟令  
之寄令之弗淑皇心焉特遂昌之政徙白雲和利起弊  
革膏澤孔多惟克親民民感猶親百世頌歌豈曰堅珉  
紀績載功誠出父老我爲特書百城斯表宏治十五年  
歲在壬戌八月既望

邑令李訥去思碑記

齊志冲

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古有是言已漢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加榮賜爵不輕移擢欲其與民相安而成化責成褒美以厲其餘則在位者慕之而興起故風移俗易幾致刑措後世欲致隆平非重守令之選不可也皇宋中興英雄四起有將畧者專軍旅有才德者任治民栝郡自近年山寇跳梁官莫能制據壁立之險以爲府庫者在在皆是致出者不免流離之苦居者不免科征之困望治帖於饑渴頓踣之地其孰恤之龍鳳五年冬十月大兵定安南李公知遂昌既下車躬入其阻告以恩信旬月之間山砦相望蕩析者七十餘所歸田業者萬有餘家治荒穢而謀棟宇之安棄荆棘而思耕鑿之

利公撫字以仁猛斷以義聽訟必得其情決獄每依於典葺官廟之未完開教肄之有方勸鄉社立學凡百有餘區以豈弟慈祥之心爲興利除害之計故民之歸之不期自至然國家方以征伐復疆土爲事軍需百出無非毒民者令下郡邑莫不承風至於賣物產受鞭笞自經於戶者有之獨公審察緩急酌量民力涕泣以請於上願乞減罷所以吏無督責之病民無愁怨之聲也又明年五月江西寇誘隣境頑民陰構羣不逞者出不意突入邑殺掠公厯其巢穴得首惡姓名復以計脫卽聚義勇數百親將之以行招捕兵不濫殺擒不輕縱不踰

月幸平定以議事異上官意行且觸罪矣父老數百人泣訴金華以明公之無罪有德公於是得還邑民交相慶迎拜道路恨其去而幸其來也公莅邑未及二年憲使之車凡三至民以名爲文薦者無慮數千而鄰邑之民亦且與焉冬十一月使者至徵公蘄陽府民告留且哭擁使者雖塞衢巷不得請相與涕泣而已樞掾九淵王濬謀於學賓曰仁愛若李侯廉明若李侯剛果有斷若李侯濬往來燕粵萬餘里出入仕途十數年未見有若人也今去我矣盍書政績於石以寫吾民去思之情屬吾故人江東齊志冲爲之辭曰昔子產爲政於鄭夫

子稱以古之遺愛今遂昌素號難治而李公爲之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當移大惠施於一郡遂昌之民可專之乎然漢之用人出爲郡守入爲九卿則公他日上參鼎鉉又將施此大惠於天下遂昌之民抑又何幸耶請以此慰爾父老之思可矣公名訥字近仁汴梁通許縣人賢而文有智畧乃爲之詩曰巖邑用柔其俗素偷李侯之來教以鋤耰匪怒而威不勞以嚳德施務行直如理絲事上臨下不畏不侮厥聞四馳乃陞大府侯來何遲侯去何速安得叩閭還我良牧蘄水漢陽彼美西方悠悠我懷地遠天長

前任浙江處州府知府贈太僕李公傳

清 安

公姓李氏諱希郊字庠卿江西金谿縣人道光丁酉鄉  
舉庚子成進士觀政兵部咸豐元年七月補職方司主  
事三年正月升武選司員外郎四年二月丁外艱七年  
正月補職方司員外郎三月遷江南道監察御史十二  
月俸滿截取奉

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

八年十一月補授浙江處州府知府  
九年七月到任時處郡因上年被賊竄踞數月城池倉  
庫祠宇衙署均已燬殘民生甚形凋瘵公殷殷以培養

元氣爲先務如賑撫育嬰義葬諸善政罔不舉復分檄  
所屬籌辦善後事宜會學使者舉行試事卽將試館興  
修校閱文藝慎重取拔士論翕然並延所屬老成紳士  
訪地方利弊官司賢否適麗水有官役擾良遂昌有地  
棍強搶良家婦女事公廉得其情飭令嚴懲置之法蠹  
頑無敢肆志各邑因軍書旁午停囚不問民苦於株侯  
公爲立限清釐遇疑難案則悉心推鞫片言可決身不  
辭勞瘁當鄰省烽烟未息親至松遂雲龍各要隘相度  
形勢集鄉團防守並督辦保甲事事率真毫無虛飾屬  
吏士民咸感焉且事親尤孝太夫人年幾九十欲援例



乞養太夫人諭以方今多事之秋爲臣子者正宜爲國宣勤盡忠以盡孝母爲親累乃命弟希初奉侍回籍公於是一意奉公不復稍存退志十一年三月杪聞婺源逆賊連陷江山常山逼近遂昌勢甚猖獗處郡素稱瘠苦益以前剝未復無餉可籌而營兵又多缺額未能調撥接報後卽通稟請兵旋知賊情緊急勉請特鎮軍往駐龍泉抵禦自撥帶鎮標兵一百名馳赴遂昌堵剿又僱募鄉勇二千五百名分堵要隘一面稟請溫處道迅照往年撥兵籌餉成章就近接濟乃置若罔聞絕無一兵一餉應援至月下旬金華失守處州兩面受敵麗邑

西鄉土匪又嘯聚搶劫危急萬狀公又將情通稟並令委員紳士家丁三次赴道籲請救援始撥閩勇二百名口糧銀五百兩仍遷延不進五月初二賊出遂昌湖山竄入梭溪接仗失利鄉勇以口糧無給相率潰散松遂人民亦徙避殆盡公孤掌難鳴聞溫處道於五月十一日舟次距郡二十里之石帆擁兵自衛公馳回告急並火催閩勇迅行接應閩勇又在碧湖逗遛不前乃於五月十五日在麗松交界之堰頭地方遇賊蜂擁而來公督兵勇百名奮身上前力戰因衆寡不敵被執行至碧湖罵賊不屈遇害盡節並有襄辦軍務知州銜湖南卽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用知縣葉維藩亦同罵賊而死統帶兵勇把總金國榮  
公族弟監生李希沅家人李深府書吏徐承貴同時遇  
害麗邑紳士聞其新心坎受矛傷闔月餘卒兵勇亦傷  
二十餘名此公殉難之實情也中丞據道稟入奏謂帶  
未練勇二千名而於罵賊不屈及同時死節諸人均未  
之及不知二千之勇早以無糧而潰故公姪李寶謙具  
揭中丞辨誣賊退麗令姚復輝偕紳士王庭芝以禮殮  
之面如生蒙

賜卹銀四百兩時年五十一歲子二寶銘咸豐庚申進士  
戶部主事龔雲騎尉世職寶森幼清安來守栝蒼設局

採訪忠義據紳士王宗訓等目擊口陳並質諸公論點  
次成篇爲公傳如此論曰自古忠臣義士起而削平禍  
患蕩寇滌氛未有不由戮力同心可能濟事栝州以瘡  
做之區經殘破之後兵無可用餉無可籌所仰望者道  
轄之溫郡沃壤完善有一綫生路可恃以拯耳藉令撥  
兵濟餉節節應援彼小醜么麼聞而卻顧何敢窺伺侵  
凌卽不然進可攻退可守收合餘燼猶可一戰何至如  
入無人之境我知公之死忠也分也於公何憾所憾者  
未能斬一脣膏一刃惟於盡節時罵不絕口以洩其憤  
至今道路傳之猶凜凜有生氣嗚呼公不死矣

前任處州府經歷方公傳

清安

公諱溥字昺南姓方氏江西崇仁人也性孝友好行其德矢口不譚人短遇善類輒推許之因貧讀未卒業去詹事府考取供事送國史館學習嗣修一統志告成得議叙選授浙江處州府經歷咸豐二年十一月履任缺甚瘠公躬操儉約以吟嘯自娛絕不營情利祿能明事理辨臧否見有屈者雖上官必力諍之上官轉以是加重焉歷奉代理青田雲和宣平等縣事所至皆有政績民愛戴之迄於今稱道弗衰八年三月粵匪竄犯處境郡城兵勇止數百人勢莫能支公奉檄赴溫乞援兵

至城已陷卽隨巡道俞馳師進剿六月間城池告克公乃以吏議罷職十一年四月粵匪復闖入遂昌接壤之江山縣警報頻聞公與太守李時陳戰守之宜李太守深納之五月初二日賊進逼遂昌之湖山李太守接仗失利兵勇大潰郡城民婦逃散一空公弟成矩及僕從勸以走公悉麾之曰我曾爲

朝廷命官今雖無尺寸柄以殺賊惟有死無二耳爾等且自爲計初六日松陽又告警其弟復堅請不許少間左右無人遂盛服詣

萬壽宮叩頭仰藥而死其弟與紳士王有聲以禮殮之因無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力扶櫬權浮屠於處郡行春門外弓岸之陽時年七十  
三歲有孫五人長名端孫餘俱幼論曰公在栝垂八九  
年性溫厚和平而莅政獨高氣節見民間利害侃侃上  
言不稍徇一私人於是咸欽慕之當郡城將淪陷時事  
勢萬無可爲公又無官守之責寇至則去亦云無罪乃  
必不惜一死且不同慷慨輕生而能從容就義古所謂  
志士仁人其殆庶幾乎

松陽張越泉明府事畧

饒慶霖

松陽人

邑侯越泉張公諱士超山東章邱人甲午科舉人以大  
挑分發浙江咸豐七年補授松陽縣知縣秉性剛直寬

厚愛民戊午正月其眷屬以不宜南地水土定期北歸  
時粵匪紛擾江右尙未竄入浙境邑人士疑有挈眷之  
行頗滋物議公聞之裝已具仍中止焉其斷然無所游  
移實爲安民心計也至三月二十一日遂昌失守乃命  
次子鴻翻送眷赴郡城復令回松隨同帶勇至北鄉界  
首防勦二十三日黎明寇至界首前驅對敵寇敗退至  
遂邑金岸及午賊數萬蜂擁前來衆寡不敵公子若父  
同時遇害哀哉公與霖誼屬同年其莅吾松也甫九越  
月除莠安良善政不可枚舉霖欽其剛正不阿尤能見  
危授命聞其臨難時毅然曰勦賊者予無與百姓其毋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傷其忠君愛民之心足令聞者感涕盡節後旬餘比殮屍如生

松陽葉辰生傳

饒慶霖

余友辰生名維藩由廩生中式壬辰科舉人丁未成進士湖南卽用知縣署黔陽桂陽縣事聿著官聲旋以父憂回籍服闋後正擬措資赴楚省適粵匪紛擾江右商於余曰逆匪猖獗前途梗塞思欲帶勇數千前往助剿而力不逮奈何余曰寒士固難及此且再籌之至戊午初春賊竄入浙境辰生卽商余邀集殷富亟議防剿旬日內城鄉民團設二十五局選擇幹勇五十名帶隊督

團三月二十一日遂昌被陷是夜二更辰生卽偕邑尊張越泉明府督勇四千餘名徑赴遂邑接壤之界首禦勦次日卯初寇至接仗獲勝賊退至巳刻賊數萬擁入張邑尊陣亡辰生督隊於舊市卽拔劍欲自刎同隊亟奪刃救之邑城陷辰生遂由山徑星夜赴省城見撫藩二憲痛哭請兵救援六月十九日設計會剿而賊乃遁由此籌辦善後辰生之力居多迨辛酉五月初四郡太守李由遂邑防堵因兵勇不敷退至松邑籌商遇辰生與議乘夜卽邀偕辰生駐紮碧湖備文迅往甌城請巡道添發兵勇進剿又專函商及慶霖督團二千名赴助

十一日賊由遂界入松境霖於十五日得李太守來書  
卽督同三都團勇二千餘名次日擬南發乃於十六日  
辰初聞太守與辰生遇害而郡城亦被陷嗟乎辰生忠  
節不可沒矣辰生自童年受經遂從余游未冠入庠力  
學不倦余見其秉性溫和言動不苟早知其非凡品厥  
後偕應春秋兩闈聚首數十載凡邑有公舉罔弗虛懷  
就商非公不至縣署親知涉訟卽十分受屈亦不關心  
惟事之有礙民間者則毅然必出而挽之余友教多年  
遠近生徒以數百計而品學以辰生爲最通籍後能施  
善政能惠鄉里復能挺身殉難士林中如辰生者殆不  
負所學無愧爲完人矣乎余始爲之哭旋爲之幸哭其  
才未盡施幸其死且不朽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九終

